

白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在日本期間，我的指導教授對於腎臟特感興趣，當時受到他的影響，對腎疾病特別注意研究。在一段臨床經驗後，發覺nephritis易癒而nephrosis却難復原，從而心存疑問。稍後前往美國波士頓深造，研究代謝性疾病，承蒙一位專研體液的哈佛教授指導，略有心得。其後在另一家小兒醫院接受當時研究腎病的權威教授指導，頗有收穫，因而有更上一層樓的研究興趣，把研究心得發表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論題為“免疫和腎病的關係”，爾後的實驗證實我的觀點正確！

早期的疑問，經自己的努力加以恩師的指導，方有一些小成就，但我並未因此而自滿，只要有時間，我仍繼續作研究工作，目前從事行政工作實在浪費太多的時間，影響了許多研究工作。

何順其自然

在臨床上，治療或預防疾病須以「順其自然」為原則，例如：人類最好的生產方式乃「順其自然」，哺乳亦然；若父母祇期望子女成龍成鳳，却不好好地愛護，就「不自然」了！有少數醫師看不懂病情時常隨便冠以病名，甚或濫用類固醇藥品，如此反而妨礙病情的自然途徑，遲滯了病人的康復，違反「順其自然」的原則！

安妮公主不過如此！

娛樂是生活必要的調劑，仍以「順其自然」為原則，儘量往亮的地方活動，少在暗的地方作消遣！以我而言，收集奇石是嗜好之一；自然地，有時間就向高山爬或迎向海濱尋寶去！年青時喜釣魚、騎馬，想當年還曾當選為馬術選手雖未進奧運會，至少未曾像英國公主那樣地落馬出洋相！

現在年紀大了，偶而打打高爾夫球。在此我願告訴各位：和家人在一起活動樂趣最多！須知與家人一起活動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郭宗煥醫師

因為電話裡已和郭教授聯絡好，因此當記者去到郭內科醫院時，護士小姐很快地帶我們進入客廳，稍事等候後郭教授翩然來到，看到他手裡拿著一疊整理出來的資料，記者心頭一喜，暗想這次的訪問真是不虛此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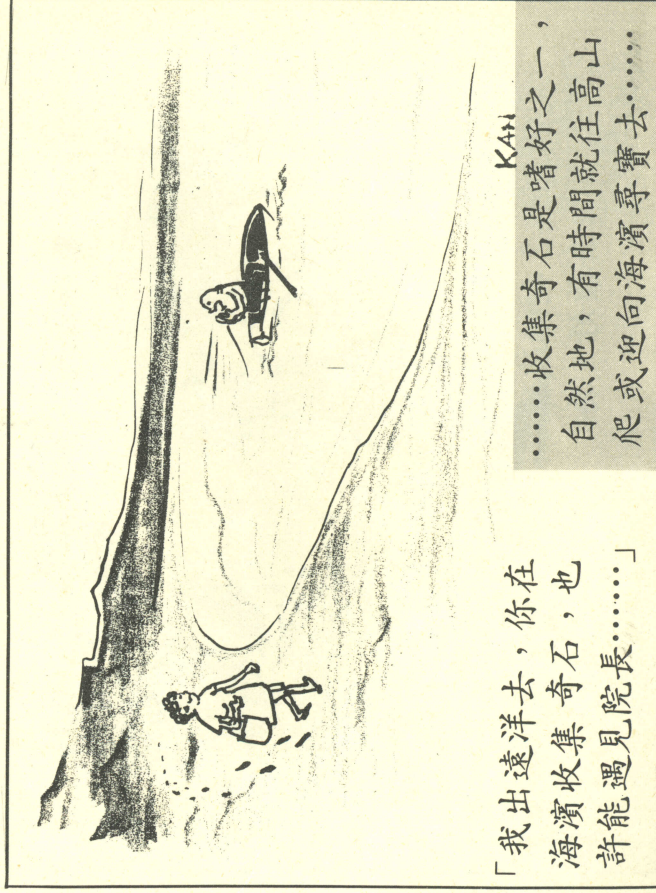
「前些日子你們告訴我說這次談話的主題主要是醫生和病人間的關係，因此今天我要談的大致上着重在這方面。以前的“醫學”兩字可說完全是處理醫生和病人關係的一門學問，可是隨着醫學發達，今日它的範疇已

不再限於診斷治療上了，任何一個國家，今日莫不對其國民衛生的保健列為當務之急，即使聯合國裡也設有世界衛生組織機構（W.H.O.）一般民眾對自己健康保健的重要已有相當認識，有些人甚至定期到公立醫院做健康檢查。所以說今日醫學除了診斷治療外，實際上已多了一項疾病的prevention，不過今天我所要談的focus仍放在舊日醫學裡醫生和病人間的關係，其餘涉及到public health的部分我不想去談。」

「醫生在業務執行上所應注意的戒律自古以來就被清清楚楚地記載下來，這些戒律都是先輩們行醫一生中所得到的結晶，我們姑且稱它為「醫戒」，它的內容大致有下列幾項：

(一)醫生的職責主要是服務病人，解除病人的痛苦，除此之外，不可有“安逸”和“名利”的念頭，事實上這點說起來簡單，但却是非常不容易做到。

(二)醫生對待病人一律不應有貴賤貧富之分！這句話的意思是不可因為



「我出遠洋去，你在海濱收集奇石，也許能遇見院長……」

Kate
「……收集奇石是嗜好之一，自然地，有時間就向高山爬或迎向海濱尋寶去……」

病人是個達官顯要或富商巨賈就特別曲意奉承，而對市井的粗夫俗子就掉以輕心愛理不理。俗語說得好“與其接受有錢病人一盤金子的報酬，倒不如獲得貧困病人滿懷熱淚的感激”，你們知道爲什麼用“杏林”兩字來形容醫界嗎？據說古時候有位良醫替人看病往往不取分文，病人感激之餘，每個人都到良醫房周圍種杏一株，數年後成了一片杏林。（記者按：三國吳時，董奉居廬山，爲人治病不取錢病重者令植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得杏十萬株而成林——見“神仙傳”）

①診療時不要拿病人當試驗品！對病人應該要慎重加以診療，一切應該以病人生命爲前提。先輩告訴我們“粗漏的多診倒不如精確細密一次的檢查”依病情需要兩次三次的檢查也應在所不辭，當醫生不能偷懶好逸惡勞，而延誤病人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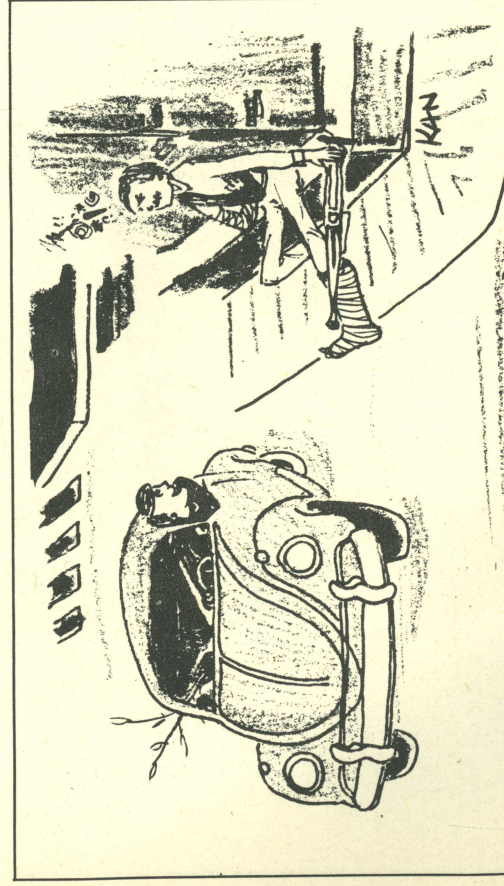
④醫生本身除了要具備豐富的醫學知識外，本身的言行也應特別檢點，講話力求誠懇樸實，務使自己說的

每一句話都能獲得病人的信任，萬不可以瞞騙的伎倆欺蒙病人來得到聲望地位！這樣做，不啻是邪醫之道。

⑤對不能治療的病人，也該盡力保全並延長其生命，減輕病人的痛苦！一般醫生遇到得 cancer 的病人就放棄不加照顧，實在這是違反人道的醫療行爲。

⑥一般人都有這種觀念，即治療費高者就是高級的治療，反之就是低級的治療，我個人對這點實不敢贊同，我常常若是醫生他在開藥方收取病人診療費用時，能夠換個立場站在病人方面替病人設想，那麼診療費和處方費就不至於高得使病人不堪負擔了。先輩常告誡我們：『要是因救病人一命而奪去其生活能力，這樣的醫療對病人來說也是毫無意義的！』今天台北醫學院附設醫院倡導的所謂“百元門診”並不是存心拿便宜和別的醫院搶生意，我想江院長是根據先輩們崇高理想而訂出的。

⑦醫生們不可永遠擺出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架子來接待病人，要



哩，走不動啊？我把這株病人送的杏回去種好，再來載你！

醫生的職責主要是服務病人，解除病人的痛苦。

知道，再好的醫術若是得不到人緣也是很難一展服務病人的抱負的，因此醫生應以親切篤實穩重的態度去接觸病人。

⑧醫生他應該潔身自愛，吃喝嫖賭切勿沾染。最近報紙上不是登有醫生因借錢不遂而動手殺死病人的消息嗎？還有醫生們在 Sex 方面更須要檢點，尤其與護士女病人間的關係非特別慎重注意不可，常聽別人說某某醫先生品行不佳，風流成性，我想大概就是指此而言吧！記得我們年輕行醫時，如無護士在旁，我們是不被允許進入年輕女性病房替他們做各種診視的。有一次我因不知這戒律獨自闖關，結果惹來護士長的一頓數落，不過，經過那次教訓後，對這種細節我已終生銘記在心了。

談完了這些，郭教授吩咐護士端出三杯冰汽水，稍事吸飲後，郭教授繼續他的話題：

「從病人心理觀點來看，一般可將病人劃分爲兩個類型一爲合作型二爲非合作型，而合作型當中又可分爲絕對合作型和五月蠅（うるさい）一“猴屎”型。大多數病人都是屬於前者。醫生說什麼，他毫無條件地遵從，不過這種病人很可能誤上賊船找上密醫治病，這不能不說是缺點之一。要是碰上“猴屎”型的病人醫生只有自認倒霉了，因爲這種病人本身的醫學常識稍爲懂得，他對醫生的醫療行爲往往加以監視，甚至提出批判，爲了說服這種病人做檢查，醫生非得多費一番口舌不可，目前這種病人已漸增多，它的優點是這種病人不會找上密醫，同時因爲他們挑選醫生，促使醫生更求上進以求得他們的信任。」

「其次談到非合作型的病人，這裡面也可劃分爲兩種類型，一種是無知識或知識水準太低的病人，往往對

醫生說的話不加採信，反而跑去求神拜佛或一味執迷仙丹妙方的靈效。若有廟祝告說“貴人”在北，病人會大撒家似的從南邊的醫院退而跑去找北邊的醫生看，老實說這種病人仍是情有可原，值得我們同情的，最怕是碰上第二種高知識水準不合作型的病人，這些人很喜歡自作聰明批判並嫌疑醫生的醫療行為，處處不與醫生合作，使得醫生難以診療。」

醫生在業務執行上應有的態度郭教授認為有提出一說的必要，他認為這是很值得一般開業醫注意的：

「醫生每天面對的是病人生死大事，這種任重而道遠的工作必需有深厚的醫學知識做基礎，古人所謂 life-long study 我想是指此而言，在診療過程中，我認為最重要的要算 history taking 了，它占診斷正確性的 40%，其它 physical examination 和 laboratory examination 各占 30%。以前病人的 RBC, WBC 都由我們親自動手抽血檢查，如今隨着醫學發達，不管是內視鏡檢查，X-Ray, EKG, scanning 等等只要醫生開個 order，不日內就可獲知自己需要的報告，我總覺得或許因為這樣，今天年輕一輩的醫生真正對檢查結果動過腦筋的似乎已不多見。我認為一個醫生對病情進展的預言，即所謂的 prognosis，往往就是他是否成為良醫的試金石，因此我特別注重預後希望你們以後行醫時不要忽略它的重要性。」

最後郭教授也談及一個將踏入臨床床去的醫學生應該有的修養，這些都是以前他教書時送給學生的金玉良言。

“當我還在醫學院教書時，我常常喜歡拿三個字送給即將進醫院當 intern 的學生，它們是 H (Heal-

th) C (chart) P (Patient)。一個醫生若是沒有健康的身體，怎能夠去執行這種繁重的醫療工作？因此我希望學生時代除了唸書外，也應時時刻刻鍛鍊體魄，這是我將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再來就是認真寫好 Chart，Chart 寫得好乃是表示這個醫生有豐富的醫學知識，在醫院裡，主治大夫只要看你寫的 Chart 他們就知道你是否認真唸過書了！以前教授們打實習成績莫不是拿 chart 寫得好壞作為評分依據，所以當你們還是 clerk 身分時最好加緊訓練自己寫好 chart，不要隨隨便便來上一筆敷衍了事，這樣是不對的。最後談到的是 patient，對病人要付出耐心，醫療工作由不得你抱怨不耐煩，這個耐心包括了對 life-long study 的枯燥無味的承受。”

談到這裡，天色已晚且有病人等著郭教授去看，一些像內科常碰到的 emergency case 郭教授已來不及詳談，因此記者覺得非常遺憾，其它郭教授想談的還很多，譬如說腎臟移植

牽涉到的法律問題，安死術牽涉到的倫理問題，醫生全心全力診治病人當中仍有“limit”要考慮的問題，記者想這些有待日後學弟学妹們再度的移樽就教了！

陳登科 醫師

陳教授一向是個很受學生愛戴的師長，而且是台灣醫界裡皮膚科的權威醫生，記者當然是希望儘可能訪問到他，因此霸王硬上弓式的錄音機一提，逕往台大醫院趕去。

陳教授看記者“來勢凶凶”，知來者之不可惹，趕忙搬椅子招呼我們坐下，記者客客氣氣地說明來意，陳教授竟然客氣推說：「實在是沒什麼好問的，病人和醫生的關係單純得很，病人來醫生就看，如是而已。」後來記者挖空心思，套出以下的談話內

「學長臨走，也贈言 HCP (Horsemaid -en Chasing Play)」

我常喜歡拿三個字送給當intern的學生，它是 H (Health) C (Chart) P (Patient)

